



口述历史丛书



蒋孝玉 口述自传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

口述历史丛书

蒋孝玉口述自传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数据)

蒋孝玉口述自传/蒋孝玉著. —北京: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
2012. 11

ISBN 978 - 7 - 5000 - 8830 - 1

I. ①蒋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蒋孝玉—自传 IV. ①K825. 3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99718 号

策 划 人 郭银星

责任编辑 陆 源

责任印制 张新民

封面设计 罗 洪

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**邮政编码:** 100037

电 话 010 - 88390635

网 址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3. 25

字 数 178 千字
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00 - 8830 - 1

定 价 28. 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录 Contents

去台湾之前 \ 1

蒋家家事点滴	1
大叔和小叔	8
我的父亲母亲	12
我的童年	17
因为父亲挨了打	28
溪口老屋的欢聚	32

飞离大陆去台湾 \ 41

不舍得老屋的红木地板	41
在台中市落脚	43
大叔和大婶	47

在台湾的日子 \ 53

蒋家的自爱与自重	53
舞蹈中的少女时代	60
父亲的病	65
早早就恋爱了	69

蒋门女风	73
夫婿有风骨	76
嫁给飞行官	78

蒋家私房菜 \ 86

婚后进厨房	86
小叔的应酬	91
孩子们	101
关于姚叔婆	105
官邸的餐桌	111
私房菜名声在外	119

离婚风波 \ 124

投资拍电影	124
撞到南墙回不来	127
离婚后	130

到香港之后 \ 135

小叔指点我离台	135
投资制衣厂	138
怕鬼更要做好人	144
姊妹们孝敬老母亲	147
找到了我的奶妈	151

私房菜进入香港 \ 162

小店开张	163
合作不和谐	167

菜香与故人	171
代结语：我的乡情在台湾 \ 188	
真心的故乡	188
期待人人过上好日子	193
后记 一	200
后记 二	202

去台湾之前

蒋家家事点滴

蒋家家谱每三十年修一次，民国七年由我祖父（蒋介石）修谱，民国三十七年修谱时在溪口蒋家祠堂张灯结彩，大摆酒席并请来京剧班表演三天。太祖父蒋玉表开设玉泰盐铺发家，祖父、叔公为二十八世周字辈，周康、周泰，太祖母为徐氏。自二十五世起以“玉言四句”排辈，“祁斯肇周国，孝友得成章，秀明启贤达，奕世庆吉昌”。祖父、叔公的曾祖为祁增，字怀感；祖父名斯千，字玉表；父名肇聪，字



祖父蒋介石在玉泰盐铺后花园中

去台湾之前

肃庵。太祖父蒋玉表有兄弟三人分别为斯生、斯水，他是老三；斯生无后由祖父继承，祖父蒋介石，名周康，字瑞生，号萧绪，四明专门学校法政专科毕业，曾任台州地方法院推事，广州地方审判厅推事、英德县长、浙江海关督察、浙江省政府专员。父亲国柄（国秉）字宝华，上海中山学院毕业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，曾任国民党陆军八十八师少校参谋，中校团副，江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议。



太祖母王采玉与大叔蒋经国

曾祖父（蒋肇聪）在世时，全家是住在一起的，我的祖父长大后，有参与盐铺的生意。在曾祖父去世后，王太夫人（王采玉，蒋介石的母亲）便带着年幼的叔婆、叔公搬去丰镐房住了，她把盐铺留给我祖父。叔公九岁时，祖父已经二十二岁了。

在父亲（蒋国柄）小的时候，叔公（蒋介石）时常将父亲带在身边，视如己出。父亲因比大叔（蒋经国）大八岁，乡下地方偶有婚丧喜庆必在蒋家祠堂举办，由每家派代表去参加，父亲总带着大叔一起去。当时大叔还小，不知菜肴是按份做的，当吃完自己的肉丸，看见桌上还有便伸出筷子去夹，父亲当下打了他的小手一下，要他停止，大哥哥很



蒋家祠堂大门牌楼上写的是“忠孝传家”四个大字。要求后代子孙对长辈要孝顺，对国家要忠诚的用意，进入大门后，内堂才写着“蒋氏宗祠”

去台湾之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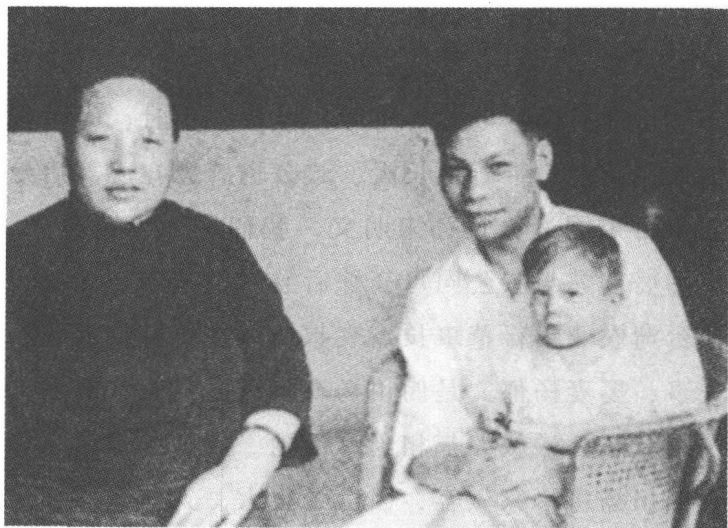
“蒋氏宗祠”的牌匾



蒋家祠堂里的“永思堂”，用来排放牌位，亦称牌位堂，整个大堂成U型。有婚丧喜庆时，族人用来宴客的场所

有威严，做弟弟的也很听话的收手了。还有小叔蒋纬国，这两堂房兄弟，因相处频密，私交甚笃；父亲常骑脚踏车载着这位小弟弟出去玩，当摔跤时，父亲总是双手抱着小弟，自己则滚落在地，甚至于擦破了衣袖，受伤的当然是父亲了。小叔小时也顽皮好动，每每一回溪口我家（那时大约是十一岁），便带着我姑妈（蒋华秀）爬上我家（玉泰盐铺原址）的屋顶。

王太夫人和毛夫人（毛福梅，蒋介石的元配）都是非常勤俭的女人，持家有道，从不会给家里的男人增加任何麻烦，日常生活连咸菜笋丝里的肉丝都不舍得吃，就连在拜完菩萨后，还是把肉丝捡出来，只吃咸菜笋丝，肉丝是有客人上门，才拿出来



毛叔婆、大叔蒋经国与堂兄蒋孝文

吃的。小叔告诉我，在他小时候有次回来住在丰镐房，被蚊子叮到浑身红肿，大概是受了风寒，身体抱恙且发烧，姚叔婆跑来找我祖父，祖父二话不说，马上抱着小叔去看医生。事隔多年，几经变迁，小叔却历历难忘，感激在心。

我的祖父是因为叔公西安蒙难而着急到中风去世的。叔公在被救出后得知此消息，难过得不接见张学良的妻子（刚好她有事求见）。打电报至乡下说不可下葬，一定要等他回去见最后一面。当时因冷冻技术不好，尸体已经变了颜色，此时叔公才由两名卫士抬进来见兄长最后一面，两只脚还包裹着厚厚的纱布，不能走路。丧事办的风光，一个小镇挤进了一万多人来悼念，但我们家失去了最后一位支柱，就算来了百万人也于事无补，可不愿意又能怎样呢？

大姑婆瑞春与祖父同母，在叔公小时，时常把他抱在怀中，带着他长大，叔公也感恩在心。后嫁任宋村宋周运，长孙宋明义，我们称他为兔哥哥。小姑婆瑞莲与叔公同母，嫁后竺村竺芝珊，竺氏曾任台湾农业银行董事长。表叔培风在抗日期间飞机失事，娶妻杨郁文是四川杨森将军的三女，有女儿友秉，叔公、叔婆都相当疼爱她。表婶曾邀请母亲去四川杨将军家做客，因房子很大、人口众多，吃饭时是需要打钟，大家听到后就会去餐厅用膳。抗



大姑婆瑞春的墓碑。嫁于任宋乡宋家,她的长孙
宋明义在台湾曾任台湾省中小企业银行董事长

战期间,大姑婆与我家一起去江西赣州,抗战胜利也是一起回奉化的,这些都是叔公对我们的照顾,他老人家在前线作战时就把我们托付给大叔来照应的。回到任宋村一年多大姑婆就辞世与我们别离,我们都有去任宋村奔丧,送她最后一程。

去台湾之前

去台湾之前

大叔和小叔

在我眼中，大叔与小叔是两个个性截然不同的人。据我了解，大叔小时跟着太祖母王太夫人和母亲毛夫人住在溪口镇，生活上非常节俭，有次看见我父亲与小叔在房内吃苹果，回去跟他母亲说：我也要吃大哥哥和弟弟他们在吃的，像番薯的那种东西。他不跑进去和大家一起吃，反而回去跟母亲要，由此可见他的个性，怕羞但不求人，且跟母亲的感



小叔与母亲姚冶诚

情是非常好的。十六岁去苏联孤独求学时，更养成他独立、自力更生、喜怒哀乐不显于形、话不多的性格，所以看起来非常老成。大叔是吃过苦的人，度量很大，不会只顾自己，尤其在钱财方面。举一小事为例，母亲（孙薇美）一直称赞大叔，在南京时，大叔、大婶（蒋方良）、母亲及我姑妈（蒋华秀，父亲唯一的妹妹）四个人一起打麻将，每次结账时，若大叔赢了，就会把筹码一推说：算了；但如果他输了，就会算得清清楚楚，一个子儿都不会少，马上给钱。还有我母亲经年累月在他家吃住，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；我哥哥（蒋孝伦）及二姐（蒋孝明）由溪口到台湾时，在他家住了两年，哥哥与孝文哥哥同住一间，二姊则和孝章姐姐同房。二姐回家后说：给零用钱时，孝文哥哥及孝章姊姊给多少，我哥哥和二姐就有多少，大叔和大婶的为人，真是没话说。母亲一直说，一个人要由小事看大事，难怪很多台湾人到现在都还说蒋经国是台湾做得最好的“总统”。

小叔与母亲姚冶诚平时都住在大城市，如苏州、上海……回溪口都跟父亲（蒋介石）一起来或陪母亲来做客，姚叔婆视他如命根子，从小锦衣丰食，身边还有父亲的爱护，所有亲戚朋友都喜欢他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连国父孙中山先生都喜欢他。当时跟在国父身边比较近身的有叔公、戴季陶还有一

位国父的好朋友姓金的医生。叔公有两个儿子，戴公公有一子，金医生亦有一子，这四个小孩会绕在国父身边玩耍，国父看见他们很开心，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说：要给这四个孩子取名字，经、纬、安、定。于是就有了蒋经国、蒋纬国、戴安国及金定国，所以大叔、小叔的名字跟蒋家其他同辈的名字排字不同。蒋家的排名是把辈分的字摆在中间，就像我父亲是“国柄”，其他亲戚还有如“国权”、“国亨”等等；也只有他们兄弟两人的“国”字，经国父一改放在下面了，这是小叔亲口告诉我的。

本来叔公安排我父亲去德国读军校的，因我祖父舍不得独子离开去一个没听说过的国家，才改去一个他知道且靠近中国的日本，如果父亲不去日本读士官学校，那我们家的命运不知会变得怎么样？在小叔长大后，叔公当然让小叔完成他的心愿，于是小叔就去了德国读军校。德国军人讲究的是日耳曼精神，在一九八三年小叔有位朋友从德国回来告诉他，在报纸上看见有位老将军（已记不得名字，但小叔有提）说，现在德国已找不到一位有日耳曼精神的军人，但在中国倒还有一位，那人就是蒋纬国，让他觉得很荣耀，远在德国都还有人记得他。这也是小叔亲口告诉我的。

小叔会说英文和德文，他说因为每天都有机会说英文，所以英文说得不错。他还谦虚地说，德文

因回国后很少用，但连续说上半个钟头还是不成问题的。小叔生性坦诚，做人光明磊落，很愿意帮助别人，但绝不求回报。在台湾有太多人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他的帮助，他到底帮过多少人，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。帮人是好事，是有福报的，自己用不完，是会报到他的下一代的；反之，恶意整人，尤其是整一个像小叔这样的与世无争的好人，那是会有恶报的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无论任何时候看见小叔，他都是英俊潇洒、精神奕奕、笑容满面、斯文有礼的，谈吐方式轻松愉快，要别人不注意他都难。小叔视场合及状况会说：“我们家我的国语说得最标准。”这倒是真的，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冷幽默？反正大家在听到他这样说时都会笑出声来。他有语言天分，说国语四音准确，一点南方人的口音都没有，该卷舌也会；说上海话像上海人说的；还会苏州话；至于宁波话当然不含糊，因为是家乡话，当我们相聚一起时都说宁波话的。他七十多岁时曾跟我说，这辈子在语言方面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刚到台湾时，没有去学闽南话，现在去学也太迟了。小叔是军人出身，受过严格的军训，体格强健过文人。平常上完班还要出外应酬，回家后还要批示堆得高高的公文，每晚几点就寝，我不知道，但从未听过小叔因生病不能去上班。在叔公眼里，小叔个性开朗，又无私心，所以别人不